

籌  
遼  
碩  
畫

十



籌遼碩畫卷之十一

戊午季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事勢危急微職誤蒙簡用懇乞

聖明急勅當事大臣速講足兵足餉長策以大張神氣早收桑榆事職愚不肖以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起候補身羈京邸未幾而提督四夷館之命下矣甫到任而巡撫遼東之命又下矣遼東何地也巡撫何任也而誤以卑職職

言通石書 卷之十一  
之飲水又奚待言雖然自有遼事以來當事  
大臣悠悠泛泛彼此判若胡越精神不相聯  
貫局外者既漠然于安危之形局內者又牽  
制于拘攣之議奴之來也驚若就釜之魚奴  
之去也安若處堂之燕人心渙散神氣全墮  
職憤激于中久矣儻徼

宗社之靈得一當以報朝廷職之頂踵又何足  
愛故職不敢辭難惟以足兵足餉實着爲

皇上籲懇而已今之議兵者曰遼兵不堪用也則



調薊鎮矣調宣大山西矣調南京山東水兵  
又調川貴矣一鎮悉則各鎮互爲應援此自  
定理然聞赴遼之兵強半乞丐比至出關率  
多汰回樞臣語職謂待彼中報有確數而再  
議調夫此不堪畱之兵皆沿途催覓頂替者  
也遷延徊徘數日不進一程職此故耳遣時  
皆係正身到日却多汰回遼左旣不得精健  
之用本鎮又已虧精健之實虛費安家行糧  
往返徒成兒戲與其汰于至遼之日不若慎

于臨選之時責成各該督撫務挑選精銳親  
驗器械卽以本營將官領之仍造年貌及各  
器械一冊執赴經畧衙門查驗如不係精健  
及器甲不堅利者各該督撫卽行罷斥如有  
中途縱容催覓情弊領軍將官卽以失誤軍  
機斬庶幾調一人卽得一人之用早一日卽  
收一日之功不然待至遼之後驗有不堪者  
方行汰回此悞事之大者也今日調十而不  
得五將來十且不得三矣夫天下事尚忍言

哉今議餉者則以借貸扣減事例爲長策矣  
明旨亦以委于邊計有裨褒答之矣而未必然也  
調兵十萬馬匹稱是屈指計之人日食米若  
干鹽菜若干馬日草若干豆若干以月計之  
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  
以歲計之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  
若干萬束以遼之見在本色計之米若干萬  
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援遼將士總兵  
月給廩糧若干副將若干叅遊若干備禦千

把總等官各若干軍士本色折色兼支月費  
若干查照征倭征播事例宜酌議加增若干  
蓋彼猶遠在數千里外而此則門庭之寇也  
若有功將士賞不逾時陣亡軍丁大加優恤  
此又不可以額數限者也一一打算細細區  
畫此豈數米而炊之所能濟計臣曰吾以湊  
處二百三十萬矣毋論彼此爭執尚非實數  
即使盡發軍前而大軍四集米價騰踊草豆  
鮮少戰馬餒死卽三百萬之數職以爲不當

百萬之用可遽曰已足而漫不爲之所耶職  
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量行加派斷乎不  
可而何計臣之緘口不言也至于督餉大臣  
自遼事初起職已誦言于衆而時已爲迂今  
審時度勢萬不可已若以山東撫臣加陞新  
銜照舊巡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米豆草  
束等項便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  
俱聽便宜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而

待軍無令軍至而待餉遼事庶有濟乎糧餉  
既足人心自奮各邊聞遼之糧餉饒裕也而  
樂于趨奴酋知我之兵餉厚集也而膽自寒  
不待交鋒接刃而神氣已張勝算已在我矣  
然後申嚴軍令大振積習臨陣退縮者斬逗  
遛觀望藉口支吾者斬哨探不明失悞軍機  
者斬尅減軍糧激衆鼓譟者斬使功罪分明  
賞罰不爽以天朝之威靈加一隅之小醜鐵  
滅此奴夫亦何難然職又不能不望于

皇上也前賜經畧以尚方之劍勅以先斬後奏矣  
天語凜凜誰不震惕然春溫之意少而秋肅之意  
多何不發帑金數十萬令齎劍部臣一併解  
去爲犒賞援遼將士之用此

綸音之滲漏而今不妨急爲補發者也伏乞  
皇上省覽職疏急

勅戶兵大臣將兵餉實着作速議處無徒以迂浮  
事款唐突

聖明致悞封疆大計再



勅工部嚴督管造盛甲司屬如法成造不得妄覲  
免究之寬政再

勅刑部及緝事衙門將流寓可疑諸人盡行驅逐  
以絕奴之奸細又諭內閣將遼東急切事宜  
明白奏聞不時擬

聖諭進覽如先年征倭時輔臣王錫爵常擬進  
聖諭數道以激文武將士是閣中之已事也職一  
介書生謬荷重寄年力雖云強壯識見殊欠  
疏通區區管窺求濟實用但得諸大臣精神



聯貫將宗社靈長之慶實式賴之矣

○巡按王象恒題爲內地不堪騷擾外患正在燃  
眉再催援遼諸將速出事職竊惟自遼事起  
聖明拊髀而思一時宿將如杜松劉綎等十餘家  
蒙召并起節經催促皆已相繼起程源源而  
來然日據山海關報其出關赴遼者僅一杜  
松而劉綎柴國柱等未聞也及查各州縣報  
援遼諸將文移則劉綎已七月初過通州矣  
柴國柱以七月初過都門矣官秉忠以七月

內度居庸矣張萬邦以七月內抵薊鎮矣夫  
各州縣至山海關不五六百里計程七八日  
可到卽日師行日三十里亦不應曠日遲久  
若是也近職出棘闈見撫臣劉曰梧疏叅總  
兵張萬邦縱軍殃民殘虐地方強奪市貨姦  
占良婦打傷職官席捲器物驛遞爲之告竄  
軍丁爲之網鎖職不覺浩然嘆曰大將虎狼  
之威不用以救民而用以殘民不用以清掃  
夷氛而用以搏擊無辜如此也及詢諸將何

在則聞劉縱住三河矣柴國柱住永平矣官  
秉忠住居臺頭今方抵關張萬邦已至撫寧  
又回臺頭迤邐于協路之間未聞有疾抵關  
者而又假粧病樣令兩人扶掖以見督臣是  
何驕蹇也諸將所部之衆顧不知視張萬邦  
何如然卽萬邦部下暴橫狀而諸將之衆亦  
可類推也夫此數州縣皆職所隸之地也以  
職所隸之地不能使之循墻而走乃任其伸  
頸而噬職實恥之況遼左強寇在前望救如

渴而乃雍容濡滯優游自如職度其心是不  
但肆虐于下且以要挾于上撻伐未伸而故  
忘之不勇君父有急而故緩之不義管穰苴  
與莊賈同將以日中爲期穰苴三令五申日  
中而賈不至苴奮然斬賈殉于軍郭子儀唐  
之名將也屢卧屢起其起也未嘗敢不如期  
諸將之才料未必過子儀而慢令之罪則已  
浮莊賈諸臣其何以自處也夫將受命則忘  
其家援抱鼓則忘其身使諸將而愚人也則

可諸將而稍有知識也尚可俟終日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移文及職限以日期諭令抵關聽  
候督臣調遣其已抵關者過發如期赴遼如

仍前逗遛在職地方肆其虐焰職卽以狀聞  
上照賜劔之旨明後至之誅則不但地方安堵而  
遼左亦早得其一臂乎若夫歌出車咏采薇  
以作其忠而解貂示恩椎牛享士體悉委婉  
無使其旅邸委頓得以藉口焉則又

聖明鼓舞之權非職所敢請也

○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剥膚憂深恤緯伏乞

聖明亟賜擬議以保內地事蓋自夷氛日熾東方  
決裂撫順失後無堅不摧三堡陷矣清河陷  
矣從此而蠶食不已豈特三韓之憂更三輔  
士紳之慮也頃者

聖明痛憤積弱赫振神威賜劍重經畧之權申飭  
嚴救援之令援遼諸將盡催出關聲靈所訖  
小醜豈有不殲哉惟是門庭之外與門庭之  
內均不可虛而自近及遠居重馭輕皆不可

緩職伏讀

明旨曰援兵東行近邊空虛可慮汪可受嚴督道將等官加謹防禦蓋已抱內地之憂矣顧所謂防禦者非空言可以號召徒手可以搏擊也頃杜松原設以備山海者今以事急行矣大將未設之先猶有一路兵馬而今大將既設之後乃并一路兵馬無之矣督臣駐關數月調遣徵發造車造甲造器械刀鎗等物以萬千計備極苦心今皆出以濟遼薊鎮之力



亦以急鄰竭矣遼事急猶有薊鎮可以灌輸  
薊有事不知何以資策應也近者山海拿獲  
姦細一名楊守禮由黃土嶺扒進又姦細一  
名真來子由青山口扒進俱奴酋差來打探  
山海兵馬多少且近又報西虜插漢王子扎  
喇虎赤等聚達賊萬餘八月十六日祭天黃  
把都兒等帶領精兵達子的在九月初犯搶  
寧遠前屯東西又搶義院口一帶地方夫前  
屯去山海百十餘里而義院又山海以內地



也又兀魯孩等有信傳來今薊鎮人馬出遼東救護關裏空虛我們聚兵會合西虜進搶而經畧地震疏中且有奴酋密議不測之語矣如此情形則今日之亂豈徒在遼而當備又豈止于遼督臣疏曰以兵二百防八里鋪矣以新兵一千四百駐關上矣職讀之膽栗心搖顏面爲赤此豈可使酋聞且見也及今宜再募新兵萬餘或另調別鎮兵馬數千仍畱宿將一員教練以爲後勁以示中堅而又

須特發餉銀二三十萬于永平餉司專備山海調募之用至沿邊險隘如石門一片石等處尤須擇驍勇戰將犄角控禦一切戰守機宜急爲防備岌岌若對壘于勅敵而無復泄泄從事庶泥丸可封而牖戶以固豈徒

明旨一申飭便足了事哉夫潼關不失唐未必不蒙西幸之塵澶淵能守宋世豈有南渡之禍國家金甌無缺固萬不可出此不詳之語而見形察影亦豈可不深長慮哉伏乞

勅下兵部擬議上請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臣于九月初接得經畧楊鎬書寄有回鄉廣寧生員孫弘祖稟帖一紙內言在虜寨時聞說要先後犯搶清河駿陽等處且僭稱年號要來遼陽建都臣見之不勝憤恨旣接經畧督按地震之揭據朝鮮節制使李善復稟據通役李應仁等掇得奴酋大發軍兵于八月二十日前後攻擊遼陽廣寧等處流聞密議軍至遼廣不戰而過直向

皇都彼如追逐引出曠野廝殺臣見之又勝驚  
懼昨又接順天巡按王象恒揭謂山海關捉  
獲奸細二名皆奴酋差來打探關上兵馬多  
少可見此虜蓄謀最深志不在小今雖暫退  
而狂逞深入之念時刻不忘兼以遼東地震  
有聲明係兵象則戰守之具防禦之策非今  
日所當萬分加謹者哉除聞外之事聽經畧  
督撫諸臣相機調度外臣愚竊謂

○大  
廟堂之上所以鼓舞人心振揚神氣者爲用人與

發章奏二者爲最急其九卿科道臣且不敢  
一時槩請但望

皇上先點兵部侍郎一二員速差巡城御史五員  
亟允主事劉國縉俾令贊畫兵事其緊條要  
本章如戶部議餉本新任巡撫周永春條議  
本按臣王象恒夷情本盡數檢出發臣票擬  
立賜允行使中外曉然知

皇上宵旰之懷未常少釋庶幾羣情不甚缺望而  
邊事猶不致決裂敗壞不可收拾也至于盡

點九卿大臣以備各門防守多補科道以備  
京城巡視如嘉靖庚戌故事恐亦不可不預  
爲之計者蓋使備而不用實爲至幸萬一禍  
至而後倉卒圖之寧有及乎臣受國厚恩誼  
同休戚復見警報叠至不勝凜凜于衷連日  
以來心悸汗流食不下咽念此

國家安危所係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輒敢冒罪再  
陳悃款惟

皇上憐而聽之謹將經畧傳來孫弘祖稟帖錄呈

聖覽臣不勝惶恐仰望待命之至

○戶部題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  
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并從新撫之議稽輿論  
之同仰祈

聖明裁允事山東司案呈到部看得奴酋匪茹全  
遼告急中外聞輦而思兵將臣部握算而籌  
轉輸太倉之匱乏申求漸難而厝處之多方  
更端旣竭見以爲憂于國也而又慮在民故  
以爲取諸民也毋寧先于官支撐不足勢不



書通考卷之十一  
十三  
得不爲那借那借不足勢不得不爲搜括蓋  
憂憂然預戒三百萬之需而實旦夕皇皇以  
幾一朝蕩平之績苟可不加賦而餘于用則  
臣憂斯瘳臣願斯愜矣迺以今之事勢度之  
撫順失守後三堡繼陷清河又喪嗟此遼方  
艱大之變未知所止師行糧食患深費重倘  
大兵旣集餉不繼臣部何以辭責其能數米  
而炊膠常而謀乎查征倭征播加派事例往  
跡有之卽亦不得不出于此又接遼東新撫



臣周永春揭帖言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  
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臣心滋決矣國有大  
役而徵發今昔之所通行事有不得已而權  
施亦士庶之所共諒往既有例今亦可援此  
理也亦勢也且夫勤民所以固國而捍國亦  
以衛民正使疆圉多壘之時震虢不驚多出  
毫厘以給公上雖或間有縮衣節食之虞猶  
得安爲耕田鑿井之氓較之遼人肝腦塗地  
豈啻懸絕父老子弟其何愛焉且每畝出毫

厘可易疆場之安則當與天下共效勤王之  
義曩待倭禍異國加派尚及于畿浙播梗西  
徼加派尚及于楚蜀況茲遼差肘腋

神京京邑安危關係四方業旣已四方繫安危  
能勿以天下增供億臣竊量天下版藉惟貴  
州省地磽田鮮居平本籍協濟目下又勦苗  
兵不宜加派今以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  
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十二省  
南北兩直隸照會計錄萬曆六年所定田土

畝數總而計之有七百餘萬頃分計每畝權以加三厘五毫起派第各省直派額輕重視田土多寡皆爲適均內惟湖廣據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訪之楚田土比南直江浙過多而稅糧比南直江浙尚少

國初制賦良有深意然其地廣田衆今日議加之額已倍于江浙矣若兩直各府相提而論淮安府田額比各府亦多並爲酌派于是裒益平矣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

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憑行各撫按轉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遵照各加派總額依見在本轄逐縣田土稅勿論優免不優免人戶一槩如額派徵其或地有肥瘠田有高下難以執一至于參差通融乃成其平準推在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之宜定賦式之正要于額滿毋令偏枯不以毫強少貸不以熒弱苛求務各明出榜示給各州縣張掛通衢盡使小民知悉又將加派則例的數

印填一單如由帖狀各給納戶不許指稱多  
派仍另項起徵無得混入條鞭之數內刻定  
當以遼左事寧之日另題停止不許朦朧再  
徵俾闖葺無所乾沒其手胥猾無所夤緣其  
姦如有指稱多派事寧再徵者有司叅究吏  
書訪拿然事在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卽  
將見在司府貯庫銀兩星速那解到部隨爲  
加派徵補然後無歎西江足救燃眉本部仍  
計各處程途酌量文移往返日期如到部延

遲者卽會該科叅處時事多艱利孔俱窮寸  
心獨苦全賴諸臣共抱同舟之好自盟急公  
之念於不得已取民之中實寓愛民之意臣  
愚所藉手大幸耳雖然餉旣具矣其間調度  
規畫水陸轉輸非得宿望重臣就近以振董  
之則號令無所稟承事體何由齊一遼新撫  
臣疏云至于督餉大臣審時度勢萬不可已  
若以山東撫臣加以陞銜照舊巡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等項便

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  
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待軍毋令軍  
至待餉甚爲長策臣心躉之其加官陞銜請  
勅節制近省某處事宜職在典銓非臣部所得專  
擬應聽吏部題覆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直隸巡按龍遇奇題爲遼餉搜括不敷就事敬

陳末議仰祈

聖鑒以佐



廟謨事臣竊惟奴酋匪茹主憂臣辱盈廷謀議惟  
戰守二策而戰守備議惟兵餉二端乃無餉  
則無兵餉尤急矣計臣苦于三百萬之難足  
議以南京米折及各方欠解減扣與搜括庫  
餘之銀以佐軍興此萬不獲已之策心良苦  
矣夫曰米折曰欠解曰減扣尚有款項可指  
如曰搜括則非有例派非有見貯不過東西  
那奏多方議處云也搜之不得將巧婦難責  
以無米之炊卽搜之而得亦梯米無補于太



倉之乏近如兩淮運司臣所按也據疏理兩淮鹽法副使袁世振呈詳部劄內有運司贖鍰無礙及上無餘兩等項臣隨行該道偏搜司帑積剩益之以臣項下解餘贖鍰合計二十七項共銀六萬一千二百有餘已行該司列款造冊委官于八月齎解戶部矣夫兩淮運司素稱朝廷外府往年積貯贏餘似足以備不虞之需頃積引壅滯套搭累商歲解不敷動稱借庫致司庫蕩然如掃猶幸綱法新

立歲課不虧些些需積剩稍可那湊義出急公  
卽司庫空匱固所弗計然而累款至二十餘  
項爲數僅六萬有餘銖累寸輸何裨軍國萬  
一旦似此捉襟露肘之狀以推四方搜括之  
苦當不異是龜毛何日成羶近火難需遠汲  
于以濟不貲軍興恐無當也計終始惟有請  
皇上發帑一說今亦

皇上所厭聞臣姑以古賢君積散芳規與邊餉虧  
欠緣由及鹽課存積應議者一備陳之或亦

皇上所俯鑒乎昔宋藝祖仁君也昔年有封椿之  
藏頗類貨賄乃窺其意在有備而易幽燕故  
延至哲宗且有一日發數十萬緡以佐軍費  
則以積爲散之意也今

大內之藏何啻封椿而遼左神京肩背何啻幽  
燕况當此戎馬倥偬成敗得失之會顧可重  
視朽蠹輕視要害而智反出藝祖下耶且

皇上亦曾悉邊餉虧逋之由乎據計臣劄開各省  
直四十四年以前帶徵欠京邊三百三十餘

萬四十四年以後見徵欠京邊二百八十餘  
萬此其大較數誠然矣要之天生財只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蓋自

皇上權稅以來司稅者既剝小民之膏以輸稅司  
大賦者自難併小民之力以輸邊是昔年輸之  
皇上內帑積爲朽蠹者卽連年欠之太倉缺逋邊  
儲者也向者朝三暮四顛愚日用不知今則  
山窮水盡到底人皆瞭然無問民稅就以臣  
鹽政論更有宜急請者夫兩淮所欠歲解額

課政邊儲也而存積引鹽則

祖制議畱邊事緊急開中以待客兵之用也自二  
十六年魯保攬行存積鹽于兩淮每年歛收  
餘銀十萬貢之內帑計十年則百萬矣按此  
十年中兩淮欠解邊儲虧額相等此非足彼  
缺此一明証乎今膚患剝虜司農仰屋遐想  
皇上宏謨遠見昔年預開此存積或亦畱之以待  
今後未可知也卽今捐此百萬以助遼餉是  
不過以向年取之額課者還之邊陲在臣子

書通考卷之十一  
非望外之求在

聖明爲應發之數于我

皇上有饗士之名于兩淮便銷一逋課之累卽兩  
淮而天下可次推也故泛然以發帑請

皇上必斬然有詞而以量入爲出酌盈濟虛之理  
一裁度未有不轉念者此臣所次于諸臣之  
請固一說也夫

皇上遲疑發帑之請毋亦曰事方經姑合無始以  
十萬開其端或籌度于遲速間待兩軍對壘

之時而急爲濟或酌量于多寡間待各司解  
足之會而總其成此在

聖意淵微固未可窺卽軍旅方興時尚有待若至  
于近日計臣所請畱各方見徵之稅轉以助  
餉此則濟急第一議羣心屬望萬口一詞不  
煩遲疑不待再計而決者舍此別圖是汲西  
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蔑有濟矣及查此稅  
昔年湖廣撫臣以採木故題畱十年矣此景  
視採木何如而尚靳畱耶近年江廣諸省每



善道石書 卷之十一  
以水旱災侵題畱矣此景視災侵何如而猶  
斬畱耶且當此邊鄙失利人情動搖此稅固  
萬分應罷以安民心非復內帑所宜有矣

皇上倘不停徵必有不測之變相繼而起何不急  
傳一檄諭稅使諭工部凡各省直本年見徵  
稅額除見有被災地方請畱奉

旨不議外其餘無分部監盡解戶部轉濟遼餉以  
事平日乃止庶有詞于小民而免逞于一擊  
且足救危遼乎雖重念民窮不免于剗肉醫

瘡之議而轉濟世艱猶愈于望梅止渴之歎  
夫專以內帑請未免煩出納遲速之疑若以  
未聚之財准見在之用以歛怨之物作投醪  
之施一籌度間未有不憐然者此臣所爲次  
計臣之請又一說也至于忠謀盈庭議無遺  
策臣亦何容置一辭乃臣以爲百謀不如一  
斷凡盈庭之議宜盡付之部院折衷于樞臣  
計臣其有經二臣覆議者

皇上宜朝上夕下毋以悠悠貽失機之悔也凡戰

守之策宜專責之經畧總督二臣其在二臣  
有所陳請者我

皇上亦有朝上夕下毋以中制而貽牽掣之虞也  
乃所謂戰守機宜固未宜深言其故亦有可  
模擬其槩者夫擁十萬之師糜三百萬之餉  
兵將雲集思奮義士灑血自盟而僅曰以固  
吾圉諱言戰乎非大張撻伐之

旨矣顧以五萬烏合之衆空驅之原野鋒鏑之場  
能不領以將士之統御按以訓練之紀律乎

其能不摯度彼已之情形敵地之險易乎其能不偵探隣虜之勾連助逆與多方之應援間諜乎僅曰輕擊而謾言戰非節制之師矣蓋使奴而據我撫順三堡以窺我全遼則釜中之魚凡上之肉勝勢在我敗局在彼一鼓殲之易易也惟其旣犯而去倏往條來而議申討于塞外則其有險隘地利之可據有重壘堅城之足恃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足虞而又貼隣西虜如宰賽虎墩免憨乃蠻抄

花等或結聯姻婭或素所約束未事旣以蹂躪東西常我旣事豈不以應援前後牽我則以此言戰固不容草草者其必當事者以奴與虜聚米而籌果其勢可離而不必合也陽以大義諭虜陰以暗計誘虜使能爲我鄉道如回訖之助唐固爲得策卽不然雖不我助亦不爲虜助使我兵東嚮萬無內顧之虞則可併全力攻奴直搗長驅誅其醜類殲其渠魁覆其巢穴以蕩平張無敵之威可也若奴

與虜勢必合而不能離陽施陰設總不能得之于虜則難以全力攻奴須分一面以制虜合大軍以窺奴或聲東而擊其西或襲前而攻其後或乘彼之來而擊其惰歸或躡彼之虛而搗其巢帳迨至奴窮勢必奔竄無路再窺虜氛不惡羽翼四散然後或酌數路並進或主全軍直入于以縛首惡終勦局可也此又萬全之一策也昔年西事征勦塞外可爲借箸者二當西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之犯我

甘涼也上命樞臣行邊親征敗虜于狼山石  
城梧桐林青羊山諸處窮追朶兒阿台等遁  
死護其驍賊虎都朮等三十餘人俘斬無算  
是克捷之師也當海虜火落赤之犯我洮河  
也上督經畧懸封侯之賞奉七鎮之師申討  
海上止于莽川水泉二捷火酋遠遁時多縱  
舍未能收犁庭絕漠之勛經畧不無遺議乃  
海虜弭首至今不敢大逞說者謂此亦昔年  
赫濯震疊之所致豈其然歟權此二事所得



進止得失之機是在經畧諸臣熟計而預籌之也至于酌大將分掌之兵柄如杜松之夙號廉勇素負剛愎者必諭以揉馴庶軍中無齟齬之嫌嚴將士賞罰之軍令如指揮白元之臨陣先逃故棄主將者必誅不待時庶卒伍有無敵之忠諭素受國恩之屬夷如朝鮮北關之與奴爲仇素無二念者責令夾攻互援庶大軍有犄角之勢醜虜素畏之火器擇中國慣用得法列試行陣者令專同廣製庶

禦虜有必勝之具定比隣飛輓之海運如部  
科臺臣所次議計出久遠者今再無搖惑庶  
窮邊有接濟之望乃各兵齊餉足便當刻期  
舉事倘至曠日持久未免師老財匱漢武侯  
所謂住與行勞費正等馮奉世所謂少發曠  
日與一舉卽決利害相萬此皆兵家明訓况  
前此三堡繼撫順而破今清河又繼三堡而  
破兵將非乏未見一矢加遺奴志益驕遼人  
何辜有調發應援之責者其尚可逡巡觀望

耶至于行間設疑尤屬關鍵一著蓋勢均力  
敵必睥睨維谷而變幻携二則姦膽胡越事  
逸功倍從古皆然如啍承恩之平也成于賈  
人之周國柱上達滿四之平也成于饒死愛  
將之楊虎狸楊應龍之平也成于陰借唇齒  
之安堯臣卽向者建酋王杲之擒也成于屬  
夷之王台等近事已驗前籌可訪是在

皇上不靳

明詔懸封侯之爵萬金之賞以勵臣民耳目又在

經畧諸臣之深心而密計之也乃本原在朝廷而制勝在用人昔韓琦范仲淹當國邊人有西賊膽寒之謠司馬光入相契丹有毋生邊釁之戒卽我明土木蒙塵之變倘非于謙張國威練兵主戰幾不勉南遷之禍庚戌虜蕩城下倘非趙貞吉闢和議而馳命督軍安能決退虜之策由斯以談誰謂制勝不在任人也乃今者朝班寥落仁賢空虛滿朝合請枚卜大僚考選三大政而不報吏部屢催左

右樞臣而不報經畧疏舉一贊畫主事而不報公論合辭請釋一建繫御史而不報此詎可令奴酋見乎夫任用賢才此

皇上自爲社稷計况邊鄙蠢動四境洶洶者乎乃緩時言之

皇上以爲此迂言嘗我當急時言之

皇上又以爲此倉卒嘗我然則何時而可臣以爲皇上不必以人言爲行止第以事勢之最掣肘人心之最鬱結一暗揣之則必遽然覺可知也

故會推左右樞臣以缺人那推致不得不煩  
欽改序差遼東按臣以缺人而不得不及新咨以  
冊封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踰期悞事矣  
以科場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改期非制  
矣六科無都給事中而科印塵封六年無都  
察院而風紀空署十三道只六七御史而接  
差無人此其事勢掣肘不掣肘乎舉朝人心  
攢眉蹙額束手無措謂

皇上獨能晏然不以爲念臣知其必不然也語云

人道邇天道遠人事失于下則天道應于上  
臣以爲我

皇上亦不必以人事之闕失爲偶然第就天心之  
示儆災異之疊告一印証之則必憬然悟又  
可知也故向也天鳴地震之變只報于四境  
而今則地震風霾之變已徵于

闕庭向也龍鬪鼠渡之異尚露于東南今則赤  
水日磨之異便彰于

輦下向也牛妖星隕之怪雜見于四方平寧之



境今則猴妖杆火之怪便應于干戈擾攘之  
區此其徵應駭聞乎不駭聞乎舉朝人心皇  
惑錯愕省避無門而謂

皇上獨能安然而不以爲意臣又知其必不然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以天變驗人事修人事回天變  
非君臣有傲曷克有濟故持大綱修庶政勤  
職業以安民而備邊者中外諸臣事也戰必  
勝攻必取守必備以攘外而安內者疆場諸

臣事也而無靳內帑急留外稅速僉用人言  
培元氣以振神氣內順治而外威嚴者此

皇上事也夫我

皇上勿謂釁止一隅卽不用人不發帑猶然未必  
決裂也則漢唐之覆轍可鑒也當漢唐末季  
皆柄用宦官斥逐忠良賢人遁跡至釀白馬  
清流之禍而國祚隨亡此非棄賢不任一炯  
鑒耶語云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唐至德代皆  
以聚斂爲奇策時有瓊林大盈之類忽李希

烈之亂也上命各道將兵誅之姚令言將五  
千兵至京師時軍士冒雨寒甚嗔無犒賞遂  
斬關而入恣取二庫而奉天之變成矣此又  
非積財不散一炯鑒耶今

皇上賜環之詔闢門之典寢格者已二十年矣家  
食者徵輸無期在事者懸車比比鄒元標等  
有鳳冲千仞之儀來雉膏不食之嗟而見今  
在藉物故者數數見告當景駒隙不畱將來  
駿骨奚市人才凋謝大厦誰支良可浩歎而

我

皇上權稅虐民之政蔓延者亦既二十年矣請罷  
不罷請發不發海內脂膏已竭四方怨讟日  
深一切民窮天變

皇上俱不以動念臣子亦無可柰何萬一變生叵  
測無問草澤之雄有陳勝吳廣輩乘此遼變  
東西響應可爲寒心卽有如姚令言亂卒之  
徒乘間窺伺其爲蕭牆隱憂豈所忍言我

皇上柰何不深長思耶夫當此忠謀畢聚之時臣

以遠踪似可無言乃以搜括之故有觸于中  
故敢便陳芻蕘自附于因事納忠之議犬羊  
犯順中外指髮臣子愛國率土同心伏祈我  
皇上俯鑒葵忠時賜省覽擬發內帑急畱外稅并  
槩兪一切用人之請而又間行

名見各部大臣面質黠虜情形裁決戰守機宜則  
庶幾我先朝平臺煖閣盛事所謂倍元氣振  
神氣修人事回天變易危爲安道孰外此區  
區奴酋不足授首也

○河南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  
奴酋狡譎異常逞逆無已備禦宜周敬陳戰  
守緊要事宜以保危遼以固萬年金甌事自  
奴酋猖獗計陷城堡殺將覆軍以來

皇上加納讜論議餉調兵用經畧起廢將期滅此  
朝食甚得策矣無柰遼左武備久弛人情怯  
懦三堡清河復相繼尅陷來不能拒去不能  
追兵馬器械甲冑之屬盡爲奴資奴兵日增  
我兵日減奴勢愈強我勢愈弱全遼岌岌京

師震動社稷安危實係于此生靈肝腦塗地  
猶其細者豈可以尋常虜警視之哉職不勝  
杞憂謹摠一得之愚竊比于蒞蕘之獻惟

皇上垂聽焉

一在措餉克裕蓋糧草在兵馬之先軍興非省  
約之後除官軍月糧行糧外賞功有費間諜  
有費優卹有費數米而炊曷克有濟頃者戶  
部奏借餉銀僅將二百三十萬兩其解過六  
十餘萬兩已爲無益之費奴酋方熾熾滅無



期若不預先多爲措辦轉盼大兵雲集撻伐  
肇舉萬一糧餉不敷禍可勝言哉職愚竊謂  
除已議定見在餉銀外責令戶部再措處二  
百餘萬寧使餉浮于軍勿使軍士待哺方爲  
萬全之策職非不知計臣無點金之術切仰  
屋之嘆第事勢至此如舟遇風濤覆在呼吸  
操舟者將無可柰何聽其沉沒乎抑將汲汲  
焉犒勞槁夫櫓工而求所以共濟也時計臣  
有申明征倭事例一疏言經費四欸甚悉夫

經費有舊例措餉獨無征倭舊例乎患屬剝  
膚事非得已獨不可權宜做行兵罷卽止乎  
一在募兵衆多遼自喪師陷城後兵馬一空且  
遼人素乏敵愾之勇寧爲虜所殺不敢應募  
殺虜所從來矣近來彼中各道皆有名募兵  
數然竟不見守禦何地格戰何所應援何方  
則遼兵不足恃槩可覩也頃者議調各邊軍  
士往往觀望不前陸續出關番藉寇兵如薊  
鎮二千五百精兵沒于清河可爲明鑒兵少

力怯與無兵同祇煎銷餉銀耳聞奴兵驍勇  
慣戰者約有五六萬擄掠中國軍民亦有二  
三萬總之不下八九萬我兵調發者不滿五  
萬遼兵當殘敗之餘能幾何五六總兵隨帶  
家丁各止數百衆寡不敵守且不足尚言勦  
乎合無責令樞臣區畫便利在于西北沿邊  
地方召募壯兵二萬有奇連前調到各軍發  
付經畧聽其分隸各總兵官隨便操練各守  
信地如遇奴酋大舉入犯務挫其鋒勿令得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利儻千百零竊使其匹馬無還卽東西二虜  
入寇亦然威聲旣振尋卽整旅邊方掃蕩巢  
穴方爲完局以恡餉之故若恡募兵是以國  
予敵也區區將與卒何足言哉

一在預偵探夫知敵之情形虛實然後可以取  
勝遼之偵探何如也初失探于撫順猶曰假  
互市而出其不意再陷三堡三失清河皆敵  
至城下夜後方奔馳口報自建州由邊入境  
六七百里而遙彼豈鴟鳥飛空不可踪跡哉

積弛不問可知奴之情形我一無所得我之  
虛實奴反明如燭照喪師陷城非不幸也懲  
前警後偵探必預間諜必周有不用命者一  
以軍法從事諒經畧道將自能辨此

一在明賞罰兵家賞不信罰不必雖孫吳亦不  
能致勝遼之衰弱不振弊正坐此自李維翰  
不建問李永芳不族誅益起將士無忌憚之  
心麻承恩非其怯懦失機之尤者乎酋三入  
犯而三避鋒其于援遼之義何居按臣疏叅

臚列甚悉若姑從輕典而赦之遼事去矣天下事亦去矣械繫正法始足抒遼人之憤而警偷生苟免之輩李如栢以世將特起元戎乃兩役不效于心安乎儻再無捷績是亦麻承恩之續耳至如賀世賢能與酋兵交鋒膽氣已壯況斬級一百五十四顆經畧總兵塘報無異奇功已真宜先行宴賞徐俟查覈以爲奮勇殺賊之勸賞信罰必三軍之氣將不戰而自倍矣聞奴酋劫掠我財物盡給散戰



士有臨陣退縮者立斬之賞罰極其嚴明堂  
堂天朝可蠢酋之不若自取鈍敗乎

一在嚴紀律大將出師必秋毫無犯始稱有制  
之兵昔年征倭之役遼人不堪騷擾之苦迄  
今元氣未復若征酋之兵更爲侵害是水益  
深火益熱也其能堪乎近讀順天撫臣叅總  
兵張萬邦部下殘害地方一疏令人髮豎諒  
部覆自是嚴爲處分第諸總兵部下之雄橫  
如張萬邦部下者不少宜嚴行申飾凡征酋



官兵有強取人一菜一米一財一物者以強盜論輕則以軍法網打姦污人妻女者當卽梟首以殉偏裨曲護者同罪如總兵故縱聽經畧撫按會疏叅處必如是而後遼人裨福堅效死勿去之義矣至于狡酋布置奸細在在有之遼陽已獲見告風聞山海關亦在形跡况都城五方襍處莫可究詰尤爲奸細淵藪訛言煩興人心洶洶思亂大屬可虞頃職衙門署事堂官題催巡城御史前後二疏詳

悉真切及此時愈允城差緝奸禁暴猶懼其  
晚若待遼警再至倉皇圖之其能及乎

皇上英明覓千古自爲社稷計當無俟職言之畢  
也以上數事一得之愚似于征酋稍有裨益  
而其最緊最要尤在

聖心警惕勵精任人存兢兢業業之心去泄泄悠  
悠之習將逆酋不足克而不基永無虞矣昔  
周宣王當蠱壞之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銳  
然惕勵六月出師卒奏于襄之績爲有周中

新通石畫 卷之十一 三九  
興令主唐德宗非不號明察非不稱全盛自  
猜忌橫于中稍稍厭忽政事姚令言一入遂  
至播遷而瓊林大盈盡爲盜資由斯以譚人  
主敬怠之分固天下安危之窾係也伏乞

聖明畱神省覽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奴酋匪茹索餉急如星  
火老病侵尋獨力萬難拮据懇乞

聖明亟點本部右侍郎并

勅吏部亟推本部左侍郎共濟時艱以奠社稷封

疆事臣惟奴酋本一小醜中國忘備遂致滋蔓因而狂逞無忌貪肆未已初破撫順等堡如發蒙振落繼尅撫安等堡若催枯拉朽清河爲遼左富庶之鄉乃不動聲色一旦攻陷而我兵無能挫其鋒總計前後三次財貨之括取無限則彼富而我貧軍民之擄掠無數則彼強而我弱今且志不在小禍未有歇據經畧所得夷情稟帖謂奴酋馬步兵有六七萬又閱經畧地震邸抄謂朝鮮國探聽奴酋

皇清

欲犯遼陽廣寧且有向

皇都之語夫建夷兵滿萬則難敵今有六七萬說者謂我國之兵匪得三十餘萬則難取勝以彼兵悉精強而我兵多脆弱且分防則兵勢患寡征勦湏各路並進兵欲多多益善餉難數米而炊又遼廣皆中國要地京師爲諸夏根本據稟報情形恐遼廣危而京師震動天下從此岌岌豈不可爲寒心哉爲今之計恐奴酋復來湏隨在設防則兵多而餉宜廣卽

○ 奴酋不來須大張撻伐則師行而糧宜從伸  
中國之威雪喪敗之耻事在萬分難已謀宜  
求出萬全飛芻輓粟以圖犁掃此非一朝一  
夕之故亦豈一手一足之力而臣以孑然一  
身獨肩計部八載且今年逾七旬時因湯藥  
每懼藥多于食又慮食少事繁常恐職曠于  
病又懼老病難久草頭之露難延安能爲軍  
需計長久風中之燭可慮安能爲國儲籌勝  
算倘或一旦溘先朝露勢必委別部暫攝而

六卿乏久難兼攝也亦必再爲點用而遠在  
外服難蹴至也羽檄交馳芻午豈不有悞國  
計何如卽點侍郎俾共理有人哉伏望

皇上將原推右侍郎李起元卽賜點用一員再  
勅吏部將左侍郎卽爲速推並賜點用庶少延旦  
夕則可資夾輔卽難存視息亦可資攝理於  
國家大計尚亦有賴哉臣不勝懇切俟命之

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爲外患堪憂內治宜急懇



乞

聖明急圖用人以固封疆事項自奴酋跳梁連合  
西虜蓄謀叵測一舉而破撫順再舉而掠三  
堡又再舉而清河一空勢若破竹三韓落膽  
諸議餉議兵修戰修備廷臣言之詳矣近據  
經畧疏謂建酋逆謀欲越遼陽過廣寧直向  
皇都又據按臣疏謂拿獲姦細奴酋差來探聽山  
海兵馬多少又報西虜生心聚眾謀犯夫酋  
之爲謀若此志豈在小者諸凡添調兵馬發

言通考卷之十一  
三九  
餉議將以備內地綢繆桑土爲山海薊門計者最屬喫緊職以爲

皇上聞此不知其何如做惕何如宵旰何如朝上而夕下者乃旬日之間猶無

俞旨聖意淵微職不能測得無以遼廣自遼廣山海自山海遼廣之地尚在京師千里外乎不知今日之勢京師其堂奧也薊鎮山海其門庭也遼左其藩籬也若禦盜者不固其藩籬逐盜于門庭之外直俟寇入堂奧後與之格

鬪不亦遲乎倘遼廣再悞則山海震驚山海  
一動京都得晏然乎則增兵發餉畱一大將  
防守關上者今日之第一議也近日章䟽關  
係遼事者多蒙俞允自遼事而外中格如故  
皇上之意又得無以邊情朝政兩不相蒙而漫無  
相關乎不知汲黯當國淮南爲之寢謀司馬  
入相遼人爲之相戒是相臣之身朝廷倚爲  
重輕四夷視爲進退此其關係何如今閣臣  
一身稟擬獨力勞瘁無論非優禮大臣之體

當全盛之朝政本單虛寂若無人可令四夷  
聞且見乎枚卜之舉萬萬不可緩者昔庚戌  
之變虜薄城下

肅宗亟命大臣十三人分守九門又以王邦瑞蔣  
貴總督之又遣都御史王儀馳驅援通州陸  
炳提督皇城諸門君憂臣辱誼同休戚固不  
宜爲此不祥之語萬一有此今之大臣有幾  
或有貳無長或有長無貳寥寥僅六七人不  
知分守九門者誰乎總督者誰乎東西馳援

者誰乎各部之尚書侍郎所當照補而兵部  
之左右亞卿尤時刻不可遲者當時又慮布  
置不密睥睨無人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  
諸官募民間材力子弟分布守城又命武舉  
千餘人分從諸大臣往來策應不知今之科  
道有幾六科給事中額四五十員今見在者  
止四五人十三道御史額設一百二十員今  
見在者止六七人萬一有此不知分置睥睨  
者誰巡視策應者誰乎恐九門之大五城之

遠八九人奔走之不遑也今考選諸臣皆老  
成練達守候六載所當照爲允用俾濟時艱  
者

皇上注意遼事經畧賜之劔矣新撫臣設矣諸將  
帥催促出關矣獨一贊畫劉國縉至今未下  
何也國縉生長遼中素懷忠義梓里敬信邊  
務周知且其家門禍切計畫必精試一用之  
定有成效可觀特在

皇上一舉筆間耳今之時勢危若覆卵

皇上猶因循怠荒不自改圖得無以人心若此天  
意猶然如故乎竊觀邇年以來天風地血物  
變人妖冰雹之震盪非常雷火之光怪叠出  
甚至日鬪中天鼠渡南服種種不經之怪異  
史書未載之妖魘層見叠至駢集一時夫變  
不虛生必有由名上天仁愛譴告彌殷儻能  
亟圖修省隨事消弭則用人行政治內固圉  
實政舉而外侮可息故戰勝之策不在邊圉  
而在廟堂制馭之術不在折衝而在主德奉



天一詔反側格心新法一罷遠邇霑霈

皇上今日惟尅去成心勿貳勿疑章䟽隨票隨下  
將臣工濟濟順治威嚴而遼事猶可爲矣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東夷分道入  
犯官軍奮勇截殺謹據斬獲首級請發賞功  
銀兩以勵血戰以圖大勦事臣巡駐遼陽地  
方適在教場點查總督發過總兵杜松官軍  
及驗看標下戰車馬步軍士五千餘名總兵  
馬林宣大馬軍五千餘名隨據靉陽守備徐

九思塘報達賊約四千餘騎從一堵墻進入  
夾河下營不知犯搶何處等情時遼東鎮守  
總兵官戴罪李如栢議事遼陽隨聽經畧聚  
集三鎮一道面諭東南孤懸策應宜急又慮  
瀋陽冲要倍當防禦遂分杜松馬林前後接  
續策應靉陽李如栢統本鎮并協營官軍亟  
備瀋陽以圖犄角牽制庶便堵殺去訖初四  
日據瀋陽遊擊楊于渭總兵李如栢各差夜  
役口報初四日辰時分達賊五十餘騎從撫

順進境深入當有李總兵等統領官兵三路  
迎敵撲斫首級等情初六日續據遊擊尤世  
功火牌報稱案照本年八月內節蒙鎮守李  
總兵白牌信票及遼陽開原二道手本蒙總  
督經畧監軍憲牌內云探得奴酋聚賊要犯  
瀋陽屢行申飭哨探戒備俟賊入犯或用正  
用奇務要多備火器更番擊打以收全勝如  
賊南北侵犯各處兵力漸集各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觀望致悞事機賜劍具在備行卑職

八月二十四等日據回鄉口供奴酋分兵在  
駿陽清河撫順開原四處聚集防守隘口不  
日犯搶等情李總兵隨調集瀋陽駐防正兵  
內丁左右翼及援遼保定王總兵中協海州  
武靖等營兵馬分派左右中爲三路作爲三  
營中營多備火砲遇賊對敵有李總兵于九  
月初一日抵遼陽蒙經畧按院料賊必犯面  
授方畧卑職跟隨李總兵于初二日戌時到  
虎皮驛據瀋陽遊擊楊于渭報稱奴賊結聚

撫順關外勢將入犯初三日該李總兵聞報  
星馳瀋陽會同保定王總兵嚴諭主客諸將  
領千把總等官先行盟誓此番遇賊必要奮  
力決戰期殄此醜至初四日丑時從東號砲  
傳烽當據探撥口報奴酋擁衆由撫順關長  
驅入犯李總兵令督陣千把總李克太等保  
定總標下千總馮廷佐等帶領兵馬三千餘  
名爲頭敵遊擊尤世功王平等帶領兵馬二  
千爲左右翼奇兵李總兵與王總兵率領援

遼原叅將江萬仞管新兵原任遊擊吳貢卿  
楊于渭等大兵隨後督陣仍申嚴號令只許  
直前砍賊不許下馬爭級亦不許退縮逗遛  
違令者處斬頭敵官軍行至撫順迤西朴老  
屯迎遇前賊約有四五千騎我兵撲破一處  
各用弓矢鎗砲齊力射打遊擊尤世功王平  
海等率領兩翼奇兵官丁從左右脇下夾擊  
砍入虜營李總兵王總兵統率大兵督戰各  
賊披靡潰遁我兵乘勝追殺至未時出境賊

于各山舉火賊衆漸至恐有埋伏我兵亦未  
時收兵旋營時有署清河遊擊事原任副總  
兵韓宗功策應至楊家樓又援遼總兵杜松  
馬林標下各翼營遊擊劉遇節等聲援于南  
援遼總兵麻承恩東路協守麻巖遊擊麻承  
宗鄭國良竇永澄等聲援于北查得在陣各  
營官兵共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得獲達馬八  
十匹盔甲六十二頂副奪獲大砲二位三眼  
銃一十三桿及夷器等件陣亡軍丁十名被



重輕傷軍丁三十二名又據散羊峪守堡劉  
世孝報稱初三日帶領夜役擒拿在山瞭望  
活賊二名呈解到臣驗實聽經畧梟斬轅門  
號令訖續報前聚夾河賊衆聞大兵將到各  
逃奔回寨總兵杜松馬林各振旅回營初七  
日隨據遊擊尤世功造冊將各營軍丁宋保  
等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并散羊峪擒獲活夷  
首級二顆呈解到臣隨同公分守道右叅議  
閻鳴泰詣都司衙門逐級驗訖蒙經畧楊鎬

差都司經歷凌太措處賞功內除劉永盛等  
十名願陞其宋保等願賞每名先量賞花紅  
銀兩以示鼓舞所獲達馬盔甲夷器等件聽  
經畧分撥臣猶恐陣折軍丁馬匹不止此數  
隨牌行道嚴查候督撫會題部覆行臣核實  
造冊另行具奏外爲照狡賊自我撫順失陷  
以後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兵寡弱莫柰賊  
何前賀世賢鬻陽之捷猶得不償失自我  
皇上嚴旨督催將兵漸集特賜尚方假權經畧一

時將士振奮主客戮力是以西虜以二千餘人犯中左所鎮臣李光榮督兵堵截保全城堡東夷五千人犯順鎮臣李如栢感

皇上寬處之恩誓死血戰卽收斬獲雖僅奏小捷第我兵屢衄之後未有如是正堂堂斬馘多數者詎非

皇上威靈廟堂籌策之大效也哉惟是罰旣必行賞難緩待有賞則勸速賞則速勸此自人情之常方今賊聚在邊正藉懸賞鼓舞後有斬

管子 卷之十一  
獲賞難愆期而新餉計兵計日屈指可盡遼  
庫若罄若掃別無動支伏乞

皇上特發帑金一二十萬刻期解至經畧軍前但  
有功者或推鋒或擒斬紀次明白賞不踰時  
庶前有厚賞後有嚴刑卽蹈湯赴火亦可不  
辭何有狡賊之足慮哉臣又念賊雖暫遁勢  
必再逞爲今之計惟有厚集兵餉乘勢撻伐  
儻機不聯續狡賊生心大事決裂矣再祈

勅下兵戶二部覆議上請將議定兵餉速催過關

仍令在廷諸臣從長計處再行添益兵餉庶  
軍威益壯大勦可圖矣奉

勅諭戶兵二部邇者黠夷肆逆邊鄙蕩搖勝博訪  
廷臣議調各處援兵共圖勦滅今師期已定  
撻伐將行所賴諸將士戮力齊心殲茲小醜  
近日撫順之捷足徵血戰之功朕甚嘉焉日  
今天氣嚴寒邊方尤甚深念諸將士披堅執  
銳暴露沙場勞苦異常忠勤可憫朕睠焉東  
顧未嘗頃刻忘懷宜沛恩施用彰撫恤除御

史陳王庭所請賞功銀兩應照例速發外爾  
兩部再奏銀二十萬兩題差一官齎赴軍前  
將主客官兵從優犒賞務使人沾實惠士有  
奮心益攄敵愾之忠早奏蕩平之績刻期給  
發毋得遲延故諭

○兵部題爲夷氛未靖兵力宜增伏乞

皇上俯縱經畧之議再調邊兵以救危遼事職方  
司案呈到部爲照奴酋以小醜內訌戮我將  
士尅我城堡恣其所欲探囊而取撫順不已

繼以撫安撫安不已繼以清河今又潛伏清  
瀋開鐵之間無寧日矣臣部向來議募議調  
政慮不足以遏方長之勢也頃接經畧手書  
謂奴酋部落約有七萬而我調募主客二兵  
亦止七萬在我則分防勢孤在彼則盡驅赴  
鬪多寡之形直是相懸今議增調援兵政與  
臣議相合又據回鄉生員孫弘祖稟帖內開  
奴酋狂悖僭稱年號擬都遼陽又密計軍至  
遼廣不戰而過引勾野外相殺此等猖獗之



狀未可謂前兵馬已足也似宜從經畧之請  
再爲調發臣愚竊謂今日之後非邊兵不可  
顧地方有緩急而徵調當酌量如薊鎮爲

陵京肘腋甘肅見在用兵俱難再調外惟是宣大  
山西延綏寧固雖已經調發然視遼鎮猶未  
急也臣擬宣大應各再調三千寧夏固原各  
再調二千真定保定各再調二千五百俱要  
兵馬壯強器械鋒利不許如前項私替老弱  
參雜以上調各兵在邊鎮者居多內地者差

少臣非不知邊兵再調或致空虛但今秋防  
將撤冬序且臨水冷草枯虜難窺塞臣之議  
調于今日者政以此耳况隨調隨募依然舊  
伍于各邊又未嘗損乎其名兵合用錢糧及  
援兵安家行月糧料乞

勅戶部照前亟發新餉銀二十五萬兩差官分解  
各鎮按數給發則居者行者兩得其用矣再  
照衆人百萬不可爲勇今日議調之兵臣願  
當事諸臣慎加挑選親自點驗務期一人得

一人之用卽各以原管千把總統之到遼之日如兵馬不精甲仗不利則責在督撫其或沿途遷延私相顧替及鈐束不嚴則領兵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又或各軍不遵約束騷擾侵站凌虐地方則梟斬之律斷在不宥如此則遼左獲應援之助而各鎮無空虛之虞亦足以鼓勝氣而蕩妖氛不然彼衆我寡恃遼兵恐不勝恃見在援兵亦恐不勝至于不勝而再動天下之兵勞費抑當倍矣伏乞

皇上嚴勅各鎮督撫諸臣亟行期調發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大臣督餉良是東省  
駐劄則非謹直駁部疏謬陳膚見仰祈

聖明特勅酌議以便轉輸事項臣接邸報見吏部  
一本請以東撫李長庚加戶部侍郎新銜督  
餉遼左此議非創自吏部也蓋因新遼撫言  
之計曹因遼撫疏再言之而吏部覆言也夫  
督餉用大臣往例具在此不必言用大臣而  
及東撫此爲舉得其人亦不必言獨念本色

折色皆餉也本折徵輸地方皆督餉之所有  
事也乃疏中請乞

勅書節制近省臣于近省二字殊屬未解而又留  
以仍撫山東則有種種不便者遼左緩急訊  
到京師止憑塘報臣往疏中有做出倉皇變  
聖阻生阻隔之慮若督餉駐山東則自遼而京師  
又自京師而東省未免迂迴道里延緩日時  
○此以遼左言而不便者一餉務爲戶部專職  
皇上而斟酌遲迅水輸陸輓往往戶兵二部戶兵

二科時有商權在輦轂而督餉大臣顧遠在千里外此以京師言而不便者二軍糈馬草隨地搬運猶自易易乃若文移往復自省直來者原投戶部今欲其迂而走山東卽行檄省直有以戶部出者又欲其從山東而之省直毋論鞭長不及馬腹而間關曲折妨誤必多此以省直言而不便者三山以東年來非無事之國也先是屢歲大侵而安丘齊東大盜亦屢見告非東撫之拮据以懷柔此民也

顧安所得勝算而愉快乎乃一心以濟民艱  
又一心以籌邊計雖東撫長才無難辦此第  
一手而方員並畫勢難必優此以東省言不  
便者四夫督餉督之於東有此四不便則曷  
若定而之京師居中制外凡海運若登萊天  
津陸運永平府山海關或主持調度運籌于  
內或隨便出巡料理于外以至省直之灌輸  
遼左之出納在彼馳報在此行查皆得廉覈  
其後先劑量其緩急目今計曹止尚書李汝



萃一人侍郎二缺久屬印剗其一已推李起  
元其一未推除已推者聽該部另疏不時催  
請外未推一缺何不以長庚填補况汝萃年  
逾七袞任歷九年雖云膂力之旣愆幸心思  
之周到儻更得人佐理豈不少分其任而節  
其勞且汝萃總督九塞長庚專督遼滎事有  
責成肘無旁掣昔蕭相國何轉餉不匱致關  
漢祚四百年臣謂方今邊塞多故卽無奴酋  
匪茹督餉大臣亦當專設况不必另添而以

本部官督本部餉正合部疏所云省一官則省一官之費者至于東撫一缺仍令會推總之該部有不可不更端特請者矣乞

勅下吏部會同戶部再加酌議具覆施行夫督餉需人不煩再計而處置欠當寧容嘿然且事關餉務臣固在戶言戶也抑臣因是而有請焉臣考朝鮮之役以贊畫則有楊位丁應泰二員以監軍則有王士琦梁祖齡徐中素杜贊四員今總戎十數輩恐合併到遼難免相

傾相軋而武多文少見今僅推一劉國縉而  
俞旨宥如伏乞

皇上檢查該部屢推國縉原疏沛發德音

諭令刻期到任斯亦遼左用人急着敢因論督餉  
而附及若此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保昌事宜仰祈  
責成以重邊防海事臣以新秋抵昌平馳驅  
居庸內外兩閱月于凡地利之險夷要害之  
輕重防守之緩急亦旣以悉其槩而利害最

鉅保護亟宜嚴密者孰如山陵乎查昌鎮之東慕田峪與西協大水谷接壤其地正滿酋母子住牧而所稱讐殺之區也大水谷屬石塘路路將所轄地里遼遠策應每難殊為可慮臣前至山海謀之督臣督臣主移標下右營之兵出而駐守今該道募將募兵業已于

皇土 此操練當可幾幸無事然此西協之自為謀  
滄古 耳若黃花鎮以達慕田峪原係極衝  
祖宗朝設有寧夏河間兵馬貼防庚戌虜變仍添

叅將一員設左車營一枝常川防守復因修築大邊將前兵暫撤又因渤海所大邊亦未修隨以鎮將移之于渤海然慕田峪止一守備而黃花鎮之兵寥寥以百計耳該鎮正南則拱神京僅百里而遙西南則接

九陵又四十里而近北出二道關黑漢嶺外則宣府四海冶至南冶口一帶之地外夷屬夷逼處焉我山後西至韓家口東至海子口凡五十里不惟無墩無臺併一牆之設限於龍脉

而未敢且其地陵麓夷曠非若居庸紫荆有  
插漢連雲之險何所恃而不恐嗟嗟

列聖卧榻之側犬羊鼾睡每有失事兩下相推則  
隄防萬全議當何如

一曰營兵之防守宜增該鎮以重地而近虜穴  
卽左車營之兵已經前關臣題覆然三班輪  
流其地長而兵終苦于少臣愚以爲車營修  
防之兵竟當移駐于此彼旣春秋有事于行  
間未嘗不苦往還也何如顓屬而以鎮爲家

彼其餉之舊隸易司者業已強半移屬之于  
昌司也安見其全餉之不可通移或慮月糧  
之薄也則就中裒益可加通融又以其兵係  
耕奴傭卒也然簡練振刷自有軍令蓋兩防  
則萍流梗散精神終不相屬到底利害不甚  
關切孰與移之便徙薪不先築舍自敝是車  
營移駐所當議也

一曰宣昌會哨之法當行本鎮逼近禁地樵採  
法嚴以故密樹深林蒙茸蔓草虜之埋伏甚



易我之偵探最難宜擇宣昌兩鎮適中之所  
每鎮各千總領兵五千名巡邏瞭望烽來烽  
往大家聳鉞揚旌虜賊耳而目之不隱然在  
山之勢乎然會哨須有常期有常法期則或  
五日或七日兩處約會卽風雨晦冥不移法  
則昌懷兩道各置簿印鈐彼此易而付各營  
哨官俟會哨日公查軍兵有無足數足則哨  
官遞相書押不則虛之俟本道月終弔簿查  
處庶會哨不爲虛文而人齊則隱僻可探儻

一曰功令一定衆自遵從是會哨之法所當議也  
一曰考覈移將宜定蓋

國家旣設黃花灰嶺於

皇陵之背以爲內障又設南山永寧于黃花灰嶺  
之背以爲外藩此其障也藩也要于山陵無  
虞柰何地分彼此有事推諉則永南二將宜  
屬之臣差考察章程旣定夫旣同爲屬官敢  
問秦越犬羊相制方且痛癢關心何能袖手  
若曰一將不堪兩院考察則臣屬居庸鎮邊

書通石書 卷之十一 五十七  
二路于宣鎮非甚關切也其地漸近腹裏非若山陵之倚邊墻也不有聽宣大按臣考察之成例乎何獨于永南而難之至于四海冶城中半住屬夷或零竊或鄉導皆此輩爲害控制不可無人議者欲以四海冶守備移之南冶而以永寧叅將移鎮四海冶嚴爲防範早杜五胡亂萌勿謂屬在內地而玩之忘之是考覆移將所當議也

一曰山陵臺軍宜核該臣謁陵辭陵周旋咨詢

知向來各陵凡蹊徑處設有墩臺且

九陵防守軍數約有三千浸假而至于今墩臺頽  
廢漫不可考軍卒豈惟無人抑且無藉豈惟  
練習無聞抑且姓名誰考該部稽之舊章或  
州縣或營衛向來所撥供山陵之役者成數  
若何申明咨會移屬臣差居常昌道稽覈之  
巡視臣差點驗之則內守旣克外障亦增而  
壯焉至于山陵左右環堵而居者非兵則民  
也窮軍窶戶相依爲

列聖守此一塊土其體恤撫摩尤當何如若夫一  
椽一木指以爲盜竊而梟食之騷擾鞭撻徂  
爲故態而鴟張焉雖向來相踵亦由朝無寬  
政損煩去苛與民休息當自禁地始矣故臣  
因陵軍併及之是臺軍之核所當議也然由  
昌而西逾居庸非紫馬乎邊情視之薊昌若  
爲稍舒第以天險而弛人謀議之所不敢出  
也爲兩關議

一曰堡城河岸宜築夫新堡城築於弘治六年

與荆關夾河對峙然厚六尺耳高一丈耳居  
守數十人耳一旦有警捍禦何賴左哨官軍  
不可分駐之此乎高者增厚者培兩邊當虜  
之處爲籌畫豈異人任哉至于沿河口北岸  
應築一堡而兩岸又應各築一墩蓋以稍成  
敵臺欄塞河流數不勝也以舍城又木堵截  
虜騎數不勝也惟正城稍城相連處築堡城  
三面營房建焉管總官駐焉以軍丁百人守  
焉其于南岸守備官旣犄角向之又唇齒依

之矣然我處卑下而敵倚高窺探兵法所忌  
則河北河西俱設墩臺且添以營房使哨瞭  
者棲息有地扼要登高緩急相聞四達無阻  
則堡岸加功急矣

一曰各口營建宜審據紫馬兩關有飛狐口有  
葫荻口有洪水口有瓦窰安口飛狐浮圖地  
近于水門以磚易木而營房監之派軍守之  
安平羊欄神峪之外不添一鎖鑰葫荻黃土  
通衢使營房自外移內泉可鑿也水可汲也



行且堅城崇臺之間又比一金湯夫孰是遡  
保安而通商旅非洪水乎使衆庶與魚鱉爭  
浮沉于洪濤之中傍觀何忍哉兩岸俱築正  
城不待再計矣然有基無壞中軍本備率力  
協築唱于和喁卽始基之日可卜其永永有  
賴又孰是近南山而當堵塞非瓦窰安口乎  
不記正統巳巳之變也先實從此入覆轍豈  
遠哉水門改修磚券自是定議矣然設險以  
守城內加營房營軍城外又共鑿石砲與盤

石口犄角可使其在在無慮凡此四者因險于地因力于軍因經始于輿情而督責考成該道尸之則各口營繕急矣

一曰官常因革宜酌查嘉靖三十三年馬水路添設路將而以守備專駐沿河口蓋以河流入冬則冰堅春秋又或水涸夫亦虜騎衝突縱橫之鄉矣卽該備于此隄防猶慮不振乃藉口中路應援遷駐齋堂以養安乎惟營總部其軍于此便足策應河上旌旗非該備仍

舊還駐不可至于西水溝距葫菰曾幾舍况  
其憑山據險原自足恃虜騎不能仰攻乎卽  
宜併屬葫菰口旣省占役且便應援李賢溝  
至降兒地幾何矧寧靜軍纔三百耳口官八  
員不十羊九牧乎卽宜併屬蜂兒溝旣已省  
官自可省費蓋地有賴于官不可不存經制  
之初意官無補于地亦何事沿濫觴之末流  
則因舊地汰冗員急矣然由紫馬而渡易水  
非瀛津乎年來海波不警若可無慮第因未

雨而綢繆牖戶道所當預圖也爲海防議

一曰修墻設城爲要蓋善禦虜者禦之于墻外  
善禦倭者禦之于海洋夫津門達海豐六百  
里有奇如洛東如漢水如臨津如清川如大  
定大同誰非倭奴可乘者况鮫蜃霧隱海濶  
人稀出洋守汛每同畫餅向來墩堡墻垣其  
遺址可問也作何修築各處哨軍就多就少  
可議也傳烽舉炮一如薊鎮三協遞傳虜警  
之法有備無患倭自不得登岸至于葛沽一

帶尤津南籓籬原無城郭故部落星散有警  
且自保不暇矣能驅倭乎况其地廣土饒已  
經南兵開種成熟水旱無虞久稱腴產卽如  
議者擬設縣治于此而耕有農守有軍是一  
說也又如議者謂興濟地窄民稀而歸併其  
地移縣治于此亦一說也總之邑治沿海軍  
民錯繡神氣自張如浙之象山蘇之崇明皆  
海邑焉如曰經始有待則亟宜監設土墻使  
海防軍廳駐此于各烽臺之稽查旣便而調

軍設防亦且從容籌之堂上矣若者當議

一曰修器修船爲要夫殺人于百步外者火砲是也接戰于數步內者戈矛牌筦是也故禦倭之器莫要于伏弩蒺藜紙甲輓牌噴筒火箭神槍之類已經臣行查而向之所備庫之所存其朽壞不可驗乎驗而無用不宜造乎造而取備不宜精且堅乎若夫戰船之設額數百餘有沙船有唬船又有脚船剗船若是其多者以倭之來拒之海上非水戰不可水

戰非各色船隨取隨給不可今日之沙船唬  
船剗船雖已新造然缺者尚多不可不備第  
有船無兵與無船同有兵不練與無兵同况  
南兵之餉獨厚以其習水勢慣水陣所謂南  
人使船如使馬也名爲水卒實難陸居安用  
厚糈飽此輩爲哉援遼雖調去一千所有五  
百餘名與海防陸兵一千名通宜教之水戰  
不時督驗則海防之設爲不虛耳若者當議  
一曰各營事例之平爲要以哨言之海防水陸



營有五部矣且屯且操兼之春秋會哨事體  
不爲不繁矣何以天津左右兩營則千總俱  
備而此獨乏也以穀言之海防水陸營費餉  
幾五萬矣惟是屯穀所積抵糧變價始收其  
半臂之力何以陸營則領穀抵餉而水營不  
然也政體宜平羣情宜協補偏救弊當自今  
日始未有以兵統兵而可壓服者則以哨官  
統隊長于二千總官加添二員亦未有一營  
兩例而可不變更者各厥久積旣苦粟紅請

如陸營例每月給粟散餉以餉之價貯庫則  
修臺造船安往不可例用而乃爲是拘拘使  
陳陳相因者朽爛無用卒至庫藏空匱一切  
海上之修造動至掣肘也厝穀于不涸之倉  
備用于不竭之府惟屯之所出所入是繫矣  
此兩者臣畫俱當然經理則存乎其人若者  
當議雖然議則議矣昌之四款辭若繁贅而  
微臣報國之心則歉然尤有未盡若議而覆  
之責在該部覆而行之責在各屬伏乞

聖明垂念陵寢重地邊防海防亦俱目前喫緊卽  
勅下該部酌議將前十款併薊鎮西協移右營于

大水谷一併具覆施行庶文德武備由此少

補而微臣一得之効不至爲空言矣